

他们都曾妻离子散,他们都面临生死抉择

# “007”让38位瘾君子上岸

他的11年吸毒史,写满了悔恨

档案

“我自己一吸粉的,怎么去管人家?”

张祖萍,一个曾有11年吸毒史的瘾君子,吸到家徒四壁。但现在,他是秦淮区专职的社区禁毒社工,编号007。

做社工三年,他和搭档一起帮助38人成功摆脱毒品,戒断毒瘾。

“禁毒社工,我想干一辈子。”

—— □实习生 马晓宁 快报记者 田雪亭

►张祖萍(右)在工作中  
唐云山提供图片



## 吸了11年,妻离子散

张祖萍曾是南京市最早的瘾君子之一。

1989年,26岁的张祖萍拥有自己的服装生意,算是那个年代的“万元户”。“有钱了,就觉得生活空虚。朋友从广东带回来这东西,我试着玩了一次,就上瘾了。”

当时一克海洛因卖到700元,在那个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92元的年代,毒资算得上是天价。很快,张祖萍没钱了。

“家里人那时候不知道我吸毒,我就说做生意资金周转不过来,向他们借。”几家亲友轮番借遍,张祖萍还从父母手中拿走不少,“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老爷子的房子我都打过主意。”时间一长,纸终究包不住火,有借无还的账多了,家里的兄弟姐妹也不再借钱给他,“他们直接说,你别再来了!”

1992年,妻子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和他离了婚,5岁的女儿判给了张祖萍,但张祖萍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女儿。妻离子散,没有收入,张祖萍1米76的个儿,因吸毒瘦到只有90多斤,“像个麻杆!”

在孤独绝望的生活中,张祖萍不是没有想过戒毒,但心瘾最难戒。

“90年代初,我被公安抓过四五次,进进出出,就是那个时候,我落在‘唐大’手上的。”“唐大”,本名叫唐云山,现任秦淮区禁毒办副主任,18年的老刑警,“他们吸毒,我就得抓,可是光抓也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

还是要他们能有戒毒的意愿。”  
**能戒毒,全靠父母**

张祖萍真正狠下心来戒毒是在2000年。

“安君宁”,绿豆大小的戒毒丸剂,当时售价246元一瓶。“我一辈子都记得这药,我父母身体不好,有糖尿病、哮喘病,但是他们俩把自己治病的钱拿来给我买药。”张祖萍说。就这样,张祖萍被锁在家里三个月。

“他被关在家里,留了个窗户,他妈妈就从窗口给他送饭送水,我也经常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去看看他,鼓励鼓励他。”唐云山说。

“我妈当时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家门口,看见跟我一起吸粉的来找我,就把他们统统给骂回去。”张祖萍提到那段经历,感觉那个时候瘦弱的母亲竟然有那么大的威力。

三个月后,张祖萍戒掉了毒品,在家无事,去姐姐开的饭店里打杂。在那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们俩轮流盯着我,24小时不断的,我想吸毒都找不着机会。”张祖萍笑着告诉记者。

“还有‘唐大’,他时不时就来找我聊天喝茶,实际上就是抽查我有没有复吸。”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张祖萍不是没想过再吸一点,“可‘唐大’厉害啊,那些卖粉的被他弄得都不敢卖粉给我,生怕我‘反水’,把他们给举报了。”

三管齐下的结果就是,张祖萍彻底把毒瘾戒成了。前几年,街道办给张祖萍办了低保。54岁

的吴爱萍,曾是双塘街道社区的一名干部,退休之后,主动要求和张祖萍成为了一对禁毒搭档,一起帮助别人去戒毒。

## 禁毒社工,新的开始

“2007年,我们成立社区的禁毒工作室,需要招社工,我们就想到让他来做。”唐云山觉得,张祖萍熟悉吸毒人员的心理,又能现身说法。张祖萍决定试一试。

因为曾是个“毒虫”,名气很大,每每上门宣传,都会挨骂。“你自己吸粉的还来管我!”张祖萍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说自己的经历。

崔宇(化名)夫妻是社区有名的瘾君子夫妻,有七八年的吸毒史。20多岁的儿子天生智力缺陷,崔宇的老父亲中风瘫痪,可家里的床被卖掉换毒资了,老父亲只能躺在破棉花胎里。崔宇和张吴二人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但两人依旧隔三岔五上门做工作,谈心。

半年多后,崔宇决定戒毒了。张吴两人让他们一家搬家。一年多后,崔宇成功戒了毒,应聘到一家公司做保安,干了一段时间后单位发现他有吸毒史,决定要辞退他。面对崔宇的紧急求助,张祖萍和吴爱萍知道,“吸过毒的人,最怕被人歧视!”于是,张祖萍和吴爱萍一起去了崔宇的公司,几次书面保证后,崔宇留了下来。

如今,崔宇夫妻都已经成功戒断毒瘾,妻子专心照顾在家里瘫痪的老父,“成了名副其实的好媳妇”。

戒毒几年,崔宇一家的生活慢慢改变,有了床、电视、空调。今年上半年,崔宇还加了工资,6月22日,崔宇夫妻给张祖萍和吴爱萍送了锦旗,“姐妹爱,兄弟情,换回浪子心。”

## 有工作,比什么都好

三年来,张祖萍和吴爱萍一共帮助38人成功脱瘾。许多成功戒断毒瘾人员的家人,都把她们俩当成了救星,“这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我觉得现在活得像一个人,一个堂堂正正受人尊敬的人。”

让脱毒人员重返社会,是目前唐云山和社工们最大的心愿。“目前,我们主要是通过给这些脱毒人员吃低保。他们有些人自己开个小店维持营生,但几乎没有正式工作,这个社会对吸毒人员的整体包容度并不那么高。”“其实,让这些不再复吸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工作。”张祖萍说。

去年,张祖萍和相恋十年的女友结婚了,戒毒后,她女儿也和他恢复了关系。女儿现在也有工作了,这让张祖萍天乐呵地,遇到熟人就说,“女儿可懂事了,都快要结婚了。”

## 新闻链接

秦淮区2007年4月成立了社区禁毒的专职工作站,现有专职的禁毒社区义工13人。3年多以来,一共帮扶了570多人摆脱毒瘾,目前秦淮区吸毒人员控率已达到85%以上。

## 相关新闻

### 嫌赚钱慢 老板改行去贩毒

快报讯(通讯员 吴建坦 高宁 记者 马乐乐)“6·26”国际禁毒日前夕,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对一批毒品犯罪案件进行集中宣判,有效震慑了涉毒犯罪。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10件,19名被告人被依法制裁,其中13名被告人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单处或并处财产刑金额近35万元。

去年8月间,在镇江打工的李小明得知朋友圈中有人贩毒发了财,就找在镇江开饭店的四川籍老乡赵松商量,由赵松负责出钱前往四川购买毒品带回镇江,由他负责贩卖,赚钱均分。经营游戏机的老板王华同意出借毒资。赵松通过QQ联系了四川省绵阳市的朋友张工,要求帮助联系毒品渠道。8月19日,赵松、李小明乘火车抵达绵阳市,张工联系了杨某(另案处理)与李小明商谈毒品买卖事宜……最后毒品被查获。经鉴定,涉案毒品共重92.178克,均检测出甲基苯丙胺。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处赵松、李小明各15年有期徒刑,均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王华、张工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8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文中人物系化名)

### 江苏各级法院 集中宣判涉毒案件

快报讯(通讯员 省法宣)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江苏全省各级法院纷纷重拳出击,对40余件案件中的90名毒品犯罪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其中对近30名被告人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同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多名毒品犯罪被告人被依法执行死刑。在此次集中宣判活动中,近年来毒品犯罪数量上升幅度较大的苏北地区均加大打击力度,对毒品犯罪分子依法从重惩处。徐州地区共判处9件案件22名被告人,淮安中院对多次伙同他人共同贩卖冰毒98.35克的毒品再犯倪元文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 南京戒毒农场 加紧修建

快报讯(记者 田雪亭)这几天,位于江北石佛寺的南京戒毒所门口,工人正在紧锣密鼓围档施工,准备修建一座现代化的农场。将来在这个农场参加工作的,都是从戒毒所走出来的吸毒“康复”人员:住宾馆式宿舍、双休、按照劳动付出获取报酬……

在戒毒所组织的征询会现场,30余名家长中,八成以上的家长现场拍板,决定将吸毒康复的家人留在戒毒农场。

“这个农场算什么性质呢?是公司吗?要是公司的话,咱们得跟留下来的康复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缴纳各种保险,并为他们支付等值的工资待遇。但问题是,这个农场并不是盈利性质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些人员提供一个有利于巩固戒毒效果的场所,劳动量都不大,这也决定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公司化运作!”戒毒所所长韩志强表示。

档案

# 毒品降压神话毁了千万富翁

今年45岁的陈某是一名千万富翁,人生之路因毒品而改变了轨迹。昨天,在常州戒毒所,陈某感慨地对记者说:“在毒品面前,不论你是谁,不能心存侥幸,不能沾染……”

1965年,陈某出生于开平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姊妹八个,他是老么。高中时,他就到镇上的建筑队干活了,后陈某跳槽到常州一家建筑公司,通过自学拿到了二级工程师的证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他承接了两所住宅楼的建筑工程,该住宅楼工程的建安产值为30万元,工程提前了3个月完工并验收,那一年的年终奖,老板一下子给了他一万元,当时他才25岁。这

一笔钱成了他创业的第一笔资金。他用来买了新的塔架、搅拌机,并开始招兵买马壮大建筑队。

40岁,已成为千万富翁的他当上了一个建筑公司的股东。4年后,他自己开办建筑公司,一举拿下了标的2亿多元的大工程。那年5月份的一天,他感觉自己的血压有些升高了,整个人晕乎乎的。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可是项目刚启动,每一步他都盯着,这时,一个东北籍的保镖拿出了一包淡黄色的粉末,说:“老板,你试一下这个,据说是可以降压的。你根本都不要吃什么降压药了。”连着吸了几天,他发现自己的血压还真的降了下来。

陈某告诉记者,“因为每次都是躲在宾馆‘溜冰’,我的妻子以为我包了小姐,甚至爬窗户进来逮我,结果发现我居然是在吸毒,当场就甩了一个耳光,要跟我闹离婚。”他家性破罐子破摔了,开始天天“溜冰”。

“自从吸上冰毒后,我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得迟钝了,也不想见人,原来做事我喜欢亲力亲为的,后来全让手下的人去做了,因此接的工程越来越少。我甚至得了疑心病,觉得所有的人都在骗我,他们想要把我的企业弄垮,把我的钱都弄走,弄得很多跟我一起打拼的兄弟们都不开心。”陈某说。

远在外地学体育的女儿当时正要准备参加北京某名校的

提前录取考试,听说了父母闹离婚的时候,突发了心肌炎,结果只得休学一年。今年6月中旬,女儿被南京一高校点招录取了,“我一直觉得很愧疚。女儿成绩很优秀,本来可以在北京上学的,是我耽误了女儿的前途。”说到女儿,陈某难过地低下了头,“本来,女儿放暑假在家休息,玩玩电脑,现在她到超市里去卖牛奶了。”

如今,他落得个妻离子散,被亲人抛弃了。甚至“兄弟姐妹们、乡亲们听说我吸毒,都避开了”。陈某说:“我一定要在戒毒所把毒瘾戒除掉,回去,我还要把我的事业做好。让妻子回来,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实习生 张敏 快报记者 葛小林